

新秋

新生

魏振强

本期周刊以“新秋”为题，并非要赞叹或感喟季节的流转，而是聚焦一个特殊的群体：新生。

“新生”，乃“新鲜”之学子，有刚背起书包、开始步入学堂的稚童，有升入更高年级的少年，还有迈进大学校门的青年，起点不一、年龄有异，但面对新环境、新伙伴和未知前程，每个人都怀有忐忑、新奇和热望。于他们而言，“新秋”意味着出



版式：伟东

发，意味着生长，意味着希望。这样的每一次生长对生命而言都是一次新生。因为不停地生长，生命的长度更长，厚度更厚，分量更重。

今天，五位过来人回望他们的求学路，字里行间有懵懂，有喜悦，也有感恩。从懵懂到感恩，是一条漫长的路，也是一条生长的路，生命正在走向丰盈，走向饱满。

世上的书没有白念的

唐玉霞

这个闰六月的夏天，热浪不息。我记得自己上学那会儿，开学时都要穿长袖。记忆里王老师耷拉下的衬衫袖子晃荡来晃荡去，那一年我上初一。

学校从镇北头换到镇西头，就是我妈口中的北门上到西街头。也不用自己带椅子了。课桌大洞小眼，桌面用小刀刻了早字，这是上了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留下的后遗症。新学期第一节语文课，语文王老师也是班主任，刚从五里沟中学调来，特别认真，说世上的书没有白念的，从插秧割稻到现在断文识字，念书改变

了他的命运，也改变了他老婆孩子的命运，他们都跟来镇上吃商品粮了。他讲得嘴角泛白沫。我们坐的是条凳，饱经折磨个个一级伤残，同桌扭来扭去，凳子腿掉了，我俩一屁股翻到地上，起来拍拍灰，把凳子面朝下，腿投进榫卯里，又坐下去。教室里闹哄哄的，王老师的嗓子劈了，沾着粉笔头子砸人。他人很瘦很黑，白衬衫灰突突的，扣子掉了，袖子也不卷，就那么耷拉下来，随着他的手势晃荡。晃荡是王老师的标签，后来我们看到他帮老婆扫操场，后襟随着他挥舞的扫把在风中摇曳。不管穿什么衣服，都是晃荡的。王老师粉笔头子很准，力道也很大，连着几个人哎哟喊疼，终于安静下来。

王老师继续上课，第一堂课就拖堂。我们还没有跑到操场，上课铃又响了。第二节数学课，老师姓刘，发际线很后，有一个锃亮的前额，比当时电视里放的《八月桂花香》里刘松仁那个清朝的脑门子都亮。他一进教室，仿佛有灯亮了。刘老师非常讲究，衬衫雪白，熨烫平整，袖子扣得整整齐齐，衬衫束进裤子，裤线跟他打我们手的篾尺一样笔直，皮鞋锃亮，下雨天都锃亮。我们怕刘老师，他从不带笑，不碰粉笔头，他都懒得下讲台，他把你喊上讲台让你伸手，请你吃竹笋炒肉——篾尺打手心。第一堂课，我同桌就吃了顿竹笋，因为他举手要求上厕所，没有上厕所是因为王老师拖堂了，王老师拖堂是修凳子占了上课时间，王老师说他的45分钟没有水

分。我同桌手心通红回了座位，饱饱含着两眶眼泪，他眼泪还没有来得及落下来，前排一个同学尿裤子了，他不敢举手上厕所，然后就尿了。

下课铃响了，刘老师冷冷看了眼尿裤子的学生，昂首阔步走了。王老师一路小碎步跑过来，让尿裤子同学自己回家换裤子。

王老师前门刚走，教导主任从后门进来。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，那年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进中学。第一名是酒厂厂长双胞胎儿子的大双，小双是第五名，第二名是我妈的干女儿的二哥，第四名就是教导主任的儿子。教导主任非常威严，像饰演周恩来的王铁林的沧桑版——皱纹很多。他儿子很活泼，换成俗话就是调皮捣蛋。因为有人尿裤子，男同学都莫名兴奋，教导主任的儿子踩着铁皮奋箕大呼小叫，奋箕在他脚下发出刺耳的呼救声。教导主任站到他跟前，眼睛一瞪，他儿子红扑扑的小脸煞白。

教导主任把我和他儿子一起喊到办公室里，隔了几十年，我还记得他的批评劈头盖脸砸得人生疼。他责问他儿子为啥考得没有我好，厉声要求以后要向我学习。他越说越气，搂头甩了儿子一个巴掌。照这个意思他是在表扬我，但是我一点没有被表扬的感觉。

放学的时候，一个高年级的姐姐跑来找我，她是教导主任的大女儿，她说她爸爸夸奖我，要来看看。

开学第一天过得乱糟糟的。而且事实证明教导主任的榜样

树得太早了一点。我的叛逆期来了，很快上课看课外书被抓。我从教导主任手里借到了金庸的《鹿鼎记》，这么好看的书，心痒难耐，于是上课的时候放在桌肚里凑着桌面上的缝看，被查岗的王老师逮个正着。教导主任的儿子缺心眼，还说世上的书没有白念的。也不想这书就是他弄来的，没收了他怎么办？王老师气得脸通红，努着嘴巴说不出话来。检讨写了一发又一发。这事还没完，我和小学同学旷课一起到河对面凤凰桥赶集。那个小学同学要帮家里干活，没上中学。其实不是有意旷课，我这种人压根有贼心没贼胆，只是把老师调课的事儿给忘了，体育课历来是不上的，我们经常上体育课的时候跑到菜市场买截甘蔗或者萝卜啃。运漕镇这样螺狮壳大的地方，镇西吼一嗓子镇东脑瓜子嗡嗡响，哪有什么事能瞒住？尤其一校一年的王老师，学习委员旷课了，学习委员跟不念书的小流氓混到一起了。

叛逆期很短，父亲突然去世，接着转学，我被连根拔起，扔到陌生的犄角旮旯。尚未来得及打开的青少年时光戛然而止。

和我一起赶集的小学同学没有学历有魄力，在上海创业成功，我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。听说，大双后来出国深造，我妈干女儿的二哥现在国内顶尖企业做高管，教导主任的儿子在高校当老师。怎么说呢，大概率上讲，世上的书没有白念的。



唐玉霞，《芜湖日报》总编，芜湖市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有《悠然岁时迁》和《和张岱一起看雪》《回味》系列等散文随笔集。